

写作的快乐 出书的困惑

我从小爱读书,自认得字起,便崇拜写书的作家。每每见到喜欢的书,总是忍不住想买下来。可惜幼时家贫,即便心痒难耐,往往只能望书兴叹。

1989年,我鼓起勇气写了篇文章,投给一家报社,没想到竟真的发表了。

工作之后,整日忙碌,实在抽不出时间写作,只想专心做个好老师。从2016年起,我开始将这些感慨写成文字。起初只是自抒情感,后来申请了一个微信公众号,我一边写,一边学着编辑、发布,渐渐收获了许多朋友、同事和学生的支持与转发,也得到了一些报刊、杂志和网站的鼓励。

写着写着,几年下来,竟积累了许多篇乡土题材的文章。既然有了稿子,心里不免冒出个“非分之想”——出一本书,想让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乡土文化传承下去。6年前,在大家的帮助下,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远去的年华》出版了。

霜降

风把田野的枯叶
折成一封挂号信
寒潮落笔,封泥如血
稻穗低头,
把最后的金黄数给泥土

雁阵在蓝天划一条虚线
尾音交给下一阵风
蟋蟀在墙根调弦
一声高,一声低
把月光捻作一声微凉的叹息

菊花披金甲
在风中抖出金属的脆响
枫树把体内的火
一瓣瓣举过头顶
像高举一盏盏
未及唇就凉透的茶

别急着给秋天盖棺
蚯蚓一寸寸拱破寒土

常有人接过赠书,随手翻两页,连声道:“不错,不错。”可我知道,他其实一字未读。日后聊起书中内容,对方一脸茫然,我便明白,那书早已被束之高阁。

去年,我准备出版第二部散文集,书稿送到出版社,按照编辑要求改动了许多,并且还要经过三审,其间,编辑还提出诸多修改建议,之后,是漫长的等待。

一年后书终于出版了,米黄色封面上印着精美的《那山那水那乡愁》书名。如今我的书静静躺在书店一角,有时偶尔路过书店,我会悄悄望一眼,看它是否挪了位置,若从显眼处移到偏僻处,便知销量不佳;若彻底不见了,也不知该喜还是该忧。

现在我已经不再执着于出版第三部书了,但是我依然写作,我只是学会了写作的快乐,文字在,快乐便在。至于书出不出、卖不卖、看不看,反倒成了次要的事,对出书的困惑一笑置之,就让它随风而去。

张必强



把冬天与春天
折成一条体温的隧道
每一粒睡去的种子
都含着一个尚未喊出口的绿字

中明

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醉花阴·秋兴

霜染枫林红欲透,
雁影横层宙。
篱畔菊初黄,
冷砌蛩吟,
夜永寒侵袖。
诗书半卷三更后,
寂寂灯如豆。
醉问月西楼,
可寄乡思?
一片秋光瘦。

傅瑜

胡柚黄了

霜染满山秋,
柚黄林野稠。
碧叶遮玉盏,
金丸坠枝头。
甘汁琼浆溢,
浮香透远丘。
只待采摘时,
筐盈庆丰收。

张维华

师弟樊笃荣

樊笃荣是老杭玻厂玻璃制造工段时相识的师弟。当时我是引上工,他是采板工。引上与采板是玻璃成型的前后两工段,生产正常全系相互间的通力合作。

那时,我一直很赞赏他干活的那股劲,勤快且会动脑筋。采板时使力的轻重,刀头切割时的深浅,他都掌控得法,确保了玻璃成片率,因此他也成为了我们这批引上工最喜欢的采板工之一。

1977年,我上了大学。后又去了其他单位工作,便与曾经的师弟疏了联系。待再度频频在一起,便是退休后这段日子。他作为群主,组建了一个杭玻老友退休群,每隔一周的周二他便召集大家聚会,笑谈过往,互道珍重。大家都喜欢上了这样的氛围,每每牵挂着这一天的聚,即使刮风下雨,也难以阻隔,一晃便坚持了20年个头。

2015年,师弟不幸得了肠癌,且诊断为晚期。化疗12次才从鬼门关脱险。其间他思考人生,做出了一个洒脱的决定,去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。他不仅自己办了,也让老婆办了。他在杭玻老友群、癌症协会群说起此事,结果光杭玻退休老友群里就有8位群友及家人办理了捐献手续。

我问师弟,因何有这样的决定?师弟坦言,做这决定当然有自己百年后不给孩子添过多麻烦的考虑,同时更在于看淡了生死。人生无常,会让你遭遇甜酸苦辣;人生苦短,要懂得取舍,不必太在意身外之物。重要的是活在当下,做一个真实快乐的自己,做一个从善有爱的自己。

张履绥